



坊间纪事

刺猬与花栗鼠

□ 刘自主

一只刺猬死了，被汽车轧死在了它经常穿越公路的地方。我是清早路过时看到的，此时的刺猬已是一团模糊的血肉，一些血肉还被车轮带了很远，唯一能证明它曾经是一只刺猬的是这团模糊的血肉上粘连着一片土黄色布满铆刺的毛皮。

我初次见到这只刺猬时也是在这里，那是两个月前一个晚上它就是在这个位置从我的车前横穿公路的，车子不是很快，刺猬却在车子前面飞快地跑过了公路。车灯下我清晰地看见一只硕硕的刺猬像滚动半边肉球一样穿空而过。当时我很惊喜，而奉祠时间长达二十一载，就是做一个有禄无事，住地听便的管庙官。他深知“天命”所赋，对朝廷的任命一辞再辞。任内大道直行，不搞所谓有经有权的变通，这连他的好友和弟子都极力反对。其实他涉足仕途，非事功，是行道，是对自己理学思想的躬行实笃和实践检验罢了。他所负使命，是用思想的武器改造社会人生，是靠与实践一线的弟子们去从事立功的事业。绍熙五年（1194年）十月十一日，他得到一次特殊的任职机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成为帝王师。他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大正君心，干预朝政，面奏机密，借重君权与奸佞、权贵斗争，“我愿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断答群心”，结果只干了46天，到闰十月二十一日，就被辛弃疾扩客客气气地逐出朝堂。他被裹挟进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履薄临深，病魔袭身，跛着一条腿，颠簸于避祸之途。盲着一只眼，著述于生命的最后时光。大儒离世，身背“伪学魁首”恶名。下葬仪式，也让当政者极度恐慌，严加防范。天下儒子评判其一生事业，见仁见智，倒是他的志同道合的诗人朋友辛弃疾，写出了如洪钟大吕般的挽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当我在为这只死于非命的花栗鼠正忙着在公路的坡道转弯处寻觅食物，而且跳来跃去十分灵活。花栗鼠我们乡下叫做狸猫，以前花栗鼠常常出现山沟便被叫做“山狸猫”。“山狸猫”这一称谓常拿来形容没有见过世面，做事畏手畏脚的人。虽然有过这么个充满贬义的名字，但花栗鼠却机灵得很，想逮住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会选择在人和其他动物无法到达的悬崖上挖洞穴居，无论是地上，树上它都能跳来跳去躲过一切天敌。花栗鼠很勤快，每当庄稼成熟时它也忙起来了，他喜欢将成熟的谷物收集起来埋在不同地方留作过冬的粮食。也许是准备

得太多，也许是它的记忆里的的问题，每年春天总能看到有的地方长出一簇不苗来，人们一看便知是花栗鼠攒的粮食发芽了。前些年随着退耕还林的实施，它也搬家来到了原上。山狸狸猫这一称谓也就不适合了。而且花栗鼠多了许多技能，它会将核桃、杏核的果壳咬烂将里面果仁吃净，它也会到院子里偷食晾晒的粮食。它的一次次贪婪最终钻进了等待的笼子，被送进了城市冒名顶替松鼠做了宠物，花栗鼠条纹状的皮毛比松鼠漂亮了许多，所以比松鼠更让宠动物的人喜欢，但花栗鼠性格倔强很难适应笼中的生活，不久便毙命。

农药的大量使用保护了作物同时也将有益的有害的鼠类、鸟类送上了绝路。花栗鼠在捕捉和农药的双重打击下，也在这里不知不觉消失了。而此时的花栗鼠正在坡道的弯道处捡拾着食物，田野里此时并不缺少花栗鼠的食物，它怎么不去呢？看来花栗鼠经过血的教训变得更加聪明了。陇东大地向外运输的物品有两大类：一类是石油产品，一类是粮食作物，当车子载着粮食从坡道转弯时或多或少总有几粒粮食洒落路边，这正是花栗鼠求之不得的。聪明的花栗鼠也懂得了田野里充满危险，即使埋在地下种子也是被农药厚厚包衣的，此外粮食是无毒的是可以食用的。作为这里土著的花栗鼠经历无数劫难方才找到活下去的途径，相对来说，初来乍到的刺猬死于非命那是必然了。

当清晨花栗鼠在公路边觅食时，街道的流浪狗早已睡醒，在某一只狗的带领下开始了一天游街。街边的流浪狗由一只变成一群中，也渐渐有了自己的首领，我不知道这个首领怎么产生了，但谁都看得出来这支队伍。从无序到有序这就是一种进步，一种本能的进步。

刺猬、花栗鼠、流浪狗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人也不例外。无论是一个人进步，还是整个人类历史前进都是在尝试探索中完成的。



心灵小品

乡村有座字库塔

□ 马卫

字库塔，又叫“字库”或“惜字宫”，有的地方叫“敬字亭”“惜字塔”“焚字炉”等等。差不多的乡镇都有。我居住的重庆万州，城市北郊的关口就有一座。

相传，这座塔建于晚清，由举人陈馨德捐修。塔为五级阁楼式，宝瓶顶，塔体呈方形，高9米，第五层刻有“字库”两字，并镌刻对联“笔立起文峰，石藏珍宝宝”。

在以平房建筑为主的年代，字库塔显得高大，挺拔。还好，经历了“破四旧”，关口字库塔居然没有受到丝毫破坏，有点令人不信。但早无人理睬，十多年前，周围还可以步行，现在居住在塔周围的农户迁走了，那儿的塔已荒芜，长满了藤蔓和杂树，根本插不了脚，加上树上吊着窝鸟蜂包，我也不敢太接近。塔在风雨剥蚀下，显得灰暗，陈旧，有很多地方，有了裂缝。虽然列入了文物保护单位，塔体上有牌子，但乡村的文物保护经费欠缺，除了铁块牌子，几乎没有其它保护措施。

据史料记载，字库塔始建于宋代，到元明清时已经相当普及了。为啥旧社会人们喜欢修字库塔？在我国民间，深受传统文化中“惜字如金”“敬天惜字”观念的影响。那时文化落后，乡村能受教育的人极少，因此对文化知识极为看重，哪怕是写废的纸，也不能随便焚烧，要放到个特定的地方焚烧，像人死了要找一个好的阴穴一样，于是就修了专门焚烧废纸的字库塔。

民间有种说法，糟蹋字纸会生疮害病、睡眼睛，受到惩罚并病及子孙读书，不能中等等等。所有用过的字纸或废书，都要统一收集起来，放到一个地方集中焚化或存放。

焚烧写过字的废纸时非常郑

朱熹：大儒名高路迢迢

□ 傅绍万

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是孔子，一是朱熹。孔子集前古思想文化之大成，开创儒学；朱熹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使儒学重光。朱熹思想不仅统治了中国七百年，而且影响到整个东南亚，并演化为东亚世界的统治哲学。

从南宋末，到元明清，历代统治者都把朱熹捧上至尊地位：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朱熹婺源故里，被封为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南北并行。明景泰六年（1455年），朱熹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至清末方罢。朱熹《四书集注》被定为国学，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清康熙帝说“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做何事”，称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在封建帝王的倡导下，朱熹成了万世圣人。

朱子学为理学，也称道学，道学家志向远大，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自许。朱熹处在偏安一隅的南宋末世，大敌压境，危如累卵，官场污浊，民穷盗起，社会到了“无一毛一发不受病”的境地。思想文化方面，历经唐虞、五代，儒学式微，几成佛家天下，朱熹担忧三代以下中国将成佛国。他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一生事业，致力于明儒道以尊孔，拨乱世以返治。他成为名重一时的学界领袖，并借重这一特殊身份，大胆正君，面刺皇帝，指出天下之正，首在君王正心诚意，天下之病，皆由君心不正所致。朱熹生前不为君王和权贵所容，在党禁中背着“伪学魁首”的恶名离开人世，大儒一生道路，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

朱熹一生都是在自我否定中度过。他是儒家弟子，父亲朱松、刘子翠、刘勉之、胡宏、李侗，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五个老师。他们都对程颐、程颐学说有很深的造诣，李侗则是“二程”的再传弟子。但是，世风浸染，连皇帝老儿都提出以佛养心，朱熹这个儒学后生也难以免俗，他成为造诣很深的禅学信徒，耽溺于佛学禅宗十余年。朱熹正式受学于李侗，又经过了三年同安主簿的历练，对社会现实有了切实认知，逐步实现由禅返儒，一变而为他

崇拜的禅宗大师——宗泉禅学最严厉的批判者，也成为儒道最有力的维护者。

朱熹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否定更是毫不留情。他先依“二程”，后自立门户，最终成为集大成者。他是《诗》学研究权威，观点被广泛引用。但随着思想的深化，自己作了全盘否定。他有《易》的研究专著问世，后来提出全新观点，删繁就简，以约制胜。时人评论其《易》说太略，朱熹回答：譬之烛炷，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通体光明，岂不更好？而其论孟、学庸系列专著，则随着学问日深，一次又一次大动刀斧。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在否定之否定中，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朱熹一生，可说是一个论辩人生。他那个时代，真是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时代。大师无论在朝在野，办书院、建精舍，讲学授徒，思想在交融、碰撞中并进。朱熹首战，是与宗泉——无垢佛学的交锋。隆兴二年（1164年），宗泉去世，以佛兼儒的宗泉和以儒兼佛的张九成，骤然成了士大夫们最倾心的两颗巨星。宗泉的口气很大，“古人脚踏实处，不疑佛，不疑孔子，不疑老君，然后借老君、孔子、佛鼻孔要出气”。他把杂糅佛儒老的妙法“心传”给了张九成，张是宗泉的嫡传弟子。宗泉生前认朱熹为神交，他为朱熹作偈：“径山寄语朱元晦，相忘已在形骸外。莫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但是，已经走出禅学营垒的朱熹，却对宗泉——无垢佛学给予了致命一击，他写出《杂学辨》，对流行一时的宗泉——无垢佛学进行了全面清算。他与陆九渊心学学派展开论战，看透对方的禅学本质，也认识到自己学术思想的“支离之病”，实现一次学问的突破。他重评湖湘学派的论战，同浙东功利学、事功学的论战，以及同易学大家程迥、袁枢的论战等等，都大量吸收了对方的学术精华，促进了自身学术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大师自有大师风范，这就是见贤思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闽学领袖朱熹、浙学领袖吕祖谦和湖湘学领袖张轼，既是论辩的强敌，又是可以相互攻玉的他山之石。朱熹佛学论辩，伤及吕氏祖人，吕祖谦不以为忤，两人精诚合作，著成流传后世《近思录》。论辩中张轼逐渐认

同了朱熹的观点，一个学派领袖，果断地放弃自己的主张，最后湖湘学汇入了朱子学流派。吕、张二人，倾其所见，帮助朱熹完善其学术思想。朱子学中，凝结着二人的心血和智慧，闪烁着那一代儒学大师的泱泱风采。

朱熹非圣却成圣。朱熹的五经学离经叛道。他认为《诗》多讲男女爱情，《书》为伪书，《礼》为秦汉后作品，《易》是卜词，《春秋》三传皆历史，对《春秋》要当历史看，甚至不必费工夫去读，更反对为《春秋》作注。赵构、赵昀父子号称以孝治天下，赵构还亲书《孝经》，下诏天下各州都要刊石。朱熹却根据这部御书的《孝经》本子写出了《孝经刊误》，把《孝经》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宣称“历来以《孝经》为孔子之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这在赵构父子眼里，简直是一种亵渎侮慢圣经的行为。朱熹的五经说问世，两汉以来五经在国家上层建筑中的主导地位就动摇了。

朱熹的《四书》学是思想文化创新的典范。他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代替五经的权威，提出《四书》才能体现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内在本质。他穷其一生精力，写出《四书集注》，形成集大成的新儒学。他把《四书》联成一体，找出其内在逻辑结构：《大学》定其规模，是人德之门；《论语》立其根本，讲复礼为仁；《孟子》观其发越，讲“尽心——知性——知天”；《中庸》求古人微妙处，讲一个“理一分殊”。朱熹的《四书》学以传统儒学文化的四条精神血脉，构建起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提供了一剂人性救赎、道德完善的济世良药。儒家留下的思想资料毕竟太过零星、贫乏了。朱熹要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栽植理学的参天大树，必须大胆创新突破。他极大地突出《大学》《孟子》的地位，并把《大学》置于《论语》之上，由此招致经学保守派纷纷攻难，连他的一些弟子都表示反对。但朱熹就是朱熹，“平生罪我只春秋”“群讥众诋不能忧”。他就《诗》的研究致信浙学代表人物吕祖偈，公开亮出否定一切传统权威的旗帜：“不要留一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文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朱熹的血液中充盈着打破迷信、实

难忘胶南城

□ 逢金一

一提起故乡胶南，就总想多说几句。

胶南傍海，它的命运也似乎像海水一样流转漂浮。在我的父辈时代，它曾属于昌潍专区，后才隶属于青岛。1990年由县升级为市，记得当时是青岛地区最后一个升级为市的县。世事推移，日新月异，前几年，它又更名为青岛西海岸新区了。“胶南”一词业已成为历史词语，胶南已成为“旧地名”了。它丰富的历史与存在，不再直接进入当下人们的生活，而仿佛全都还原成薄薄的一个名词，陆续夹进各类典籍当中，开始了它长满历史苔藓的过程。

1980年，我们全家从海崖公社小井村搬到了胶南县城。我先在东楼小学上五年级，随后在胶南一中读了六年的初、高中。东楼小学是县城里最好的小学，城里的好多人物们都在这所学校上过学，因而它被我们的一位乡村小伙伴称赞为“胶南的黄埔军校”。胶南一中也是县城最中心的一所中学，外交家李肇星就曾在这儿上过学，是我们的校友。有一年校庆，他回来做报告，因其口才好，轰动整个校园。而刚巧那天我值日，领着几个人做学校宣传栏的设计，化学老师路过我们时，遗憾地对我们说：唉哟，你们可真厉害了！

那时候，家里住房紧张，我就住校，和同学们一起，睡大通铺，每周回家一次。每次回家，书包里总会装些好吃的东西，其中就有“面子”。这是一种放红糖的油炒面，类似现在的芝麻糊、豆奶粉，早上用开水和着吃，香香甜甜，“味道好极了”。每到冬天，母亲就会给我炒上一大包，让我带到学校。有时还会带澄黄澄黄的玉米饼子、绝无农药的非菜饼，还有煮地瓜、煮土豆与煮花生。那时就没有米饭，馒头极少。同学们自带铝制饭盒，学校锅炉房会统一为大家温饭。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曾写了一系列重读古典的随笔，用过两个笔名，是为了纪念我早逝的父亲与抒发我对胶南老家的念想——“相公山”，是我们老家那个小村唯一的一座山，解放前山上还有“马虎”，也即是狼。山上好像还有过一条小山泉汇成的山沟沟，父亲曾带我到这山上，一起看山下的风景，父亲说，古时有个赶考的相公，走到我们村这儿，累了，就坐下来，磕吧磕吧鞋，磕出一个沙子，那便是这座山，因而它便被叫做“相公山”——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听人说起那座山的故事，所以记得很真切。还有一个是“小井”，那是我们那个小村的名字，父亲说，村里是先有村北那口甜水井，

才慢慢地形成了这个村的——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听人讲关于我们那个村的故事。

上了大学之后，我就长期地离开了生我养我的胶南县。之后一路读硕士、博士、博士后，加之父亲的去世，胶南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而心灵深处却总有一根绳子，拽着我，使我不曾真的离开。

老家胶南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地方。别的不说，就说说家乡人的发音吧。我上大学时，学普通话课，差点不过关，教普通话的时髦老师说，在山东，除了临沂话难改为普通话，就是胶东话了。我也记得我的中学同学曾发过一个段子，状说胶南土话之土、之特别、之有个性——

“在胶南：有一种工具叫饭钵，有一种昆虫叫接留龟，有一种害虫叫草鞋底，有一种超市叫小卖部，有一种跑车叫拥车子，有一种动物叫部嘎，有一种狂妄叫作业，有一种动作叫故永，有一种命令叫别乖我，有一种蝌蚪叫蝈蝈荡子，有一种变化叫焉有了，有一种感觉叫害卡了，有一种颜色叫哼黑，有一个关节叫菠萝盖，有一种方法叫扎古扎古，有一种讨厌叫烦奔银，有一种小船叫三板儿，有一种时段叫后上，有一种野草叫七七毛，有一种位置叫当瓢，有一种女人叫识字班，有一种变质叫吨瞎了，有一种态度叫扎沙，有一种报复叫卷他两厥，有一种爱称叫媳子，有一种动作叫抖搜，有一种温度叫方谷夜，有一种姑娘叫小嫚儿，有一种房间叫挡们，有一种饭叫扎古扎字，有一种思考叫心思，有一种可能叫荡不住，有一种额头叫噎来盖，有一种关节叫拐木诸字，有一种青蛙叫嫚子，有一种土豆叫地蛋（地豆子），有一种时间叫也来，有一种土叫卡拉，有一种傻瓜叫潮巴，有一种热水瓶叫喃壹，有一种脚叫决么丫子，有一种毛毛虫叫刷（木）架子/把（木）架子，有一种感觉叫叶叶了，有一种伤害叫踢蹬银，有一种动物叫长虫，有一种天气叫下物路毛，有一种无奈叫木以治，有一种问候叫：你揍剩么？有一种哥哥叫大背头子……”

——怎么样？能看懂吗？是不是感觉非常“木以治”？需要不需要我“扎古扎古”你？

“胶南”之名，虽然已沉入了永久的记忆，几乎不再在政府正式文件中看得见了，可是它的特色永存，乡音永在，我对它的爱也永不会消减。



时尚辞典

敬畏

□ 流沙

父母一直生活在农村，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崇尚自然论”。譬如上山砍树，会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你长得这么高也不容易，但家里需要你做栋梁，委屈你了”云云；如果屋旁有蛇出现，母亲会从米缸里取出一些米，散在周围，双手合掌，说“蛇仙哪，你快走开，不要来吓我们了”；如果家中要养一条狗，狗崽进门时，母亲就会抱着狗在家里走一圈，说“这是你的家，你以后可不要嫌弃”。在外人看来，这些“祷告”神秘兮兮的，甚至有些诡异色彩。但小时候从来没有去过父母为什么会这样做。

有一年去四川藏区，沿沿江而上。在一大片草原边，开着数不清的野花，有一棵新伐倒的大树边，挂着许多经幡，随风舞动。导游说，这里的藏民认为万物有灵，他们极少去砍伐树木，这里可能因为修路不得不砍掉这棵树。但藏民为树作了祷告，这些经幡带着“树灵”升上天堂。

在一些偏远地区，人类的确实保持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特别是在藏区，森林、水源、山体等等，藏民认为是万万不能破坏的，否则将给自己带来厄运。也正因此，那里才保持了古朴的原生态环境，那些未经破坏的环境草木丰华，没有给他们带来灾难，而是庇佑了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最终成了现代人的旅游目的地，都市人心中的香格里拉。

纸上博客